

点击

军旅作家

Dianji junlu zuojia

石一龙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石一龙



点 击 军 旅 作 家

Dianji junlu zuojia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点击军旅作家/石一龙编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2.6

ISBN 7-5075-1347-5

I. 点… II. 石… III. 军事文学-文学研究-中
国-当代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9907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编:100800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http://www.hwchs.com>

电子信箱:webmaster@hwchs.com

电话:(010)83086853 (010)83086663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京东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0.25 印张 215 千字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0001—5000 册

定价:16.80 元

分享文学秘密的快乐

序

朱向前

恍然记得,约五年来,这已是石一龙第三次邀我作序了。第一次是他的首部诗集《追风少年》,第二次是本什么书我已记不大起来了。两次都未能应邀,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他就读于文学系时,我已调离,相互间少有交往,我对他还缺乏基本的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那时的我已开始苦于杂务缠身,一点闲暇用来偿还久欠的文债已是不堪其累,实在也无心它顾。

这一次就不能再推脱了,俗话都说“事不过三”。何况,几年下来,在一些与文友或学生的聚会上,时不时也能见石一龙的身影,他都恭敬地执弟子礼,也算亦师亦友吧。更何况,他这本书名叫《点击军旅作家》,书中所访12人,有的曾做过我的学生,更多的是我的同学、朋友甚或挚友,都是我长期以来的评论对象,我曾对他们一直作着跟踪研究,有的还不止一次写过专论文章。而且,用石一龙的话说,他的访谈对象的选定乃至访谈问题的设定,都或深或浅或明或暗地受到我的观点和文章的影响,我最有资格或者说最有责任为本书作序。至于抽不出更多时间,就写几句话也行……我还能再说什么呢。

其实拿到书稿初翻之后,我已是怦然心动。此时心动不

为别人乃为自己，因为我从中恍恍惚惚看见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勾起了我对诸多往事的回忆。我的目光常常在某一个作家或某一个书（篇）名上面留连忘返，进而忆起某年某月某日读完某作就迫不及待地在电话中与某作家作竟夜长谈，视其作如己出，假设、如果、商量切磋，如琢如磨……又或者，记起为某一长文的构想运思，数日不知肉味，抽完整整一条“红塔山”才开始铺纸走笔……还或者，想起尚住在筒子楼里时的某个夏夜，赶写某家报社的特约稿，酷热难耐便赤膊上阵，汗湿裤头便蹲在椅子上奋笔疾书，数千字一气呵成方知东方既白……若干片断连缀起自己十余年来学习摸索文学批评的一条蜿蜒小路，叠现了自己和若干文友互相砺砥、互相支撑乃至互相搀扶着，共同体味攀登中的快乐与艰辛的若干景象。一番回望，一番省思，带来几分欣慰，几分遗憾，更有几分感叹：曾经于我沉入生命般的文学境界如今安在？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正是案头这本荟萃了当今军旅文坛各路英雄豪杰的“访谈录”，使我又一次亲近了文学，回到了文学，沉入了文学。正是诸多文友的心声坦言，引得我思追神往，身不由己地陷入了“文学秘密”的魅惑之中。细读之下，我深切地感受到，虽然访谈形式有面晤、笔答、电话谈之种种不同，但受访作家的严肃、真诚与投入是大体一致。在人均两万字左右的篇幅里，从作家身世、生活道路、情感历程、创作经验到文学观念的嬗变、艺术风格的更迭，语言的修炼与打磨、技巧的师承与转换，乃至对军旅文学现状与走势的回顾与前瞻，对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之中的选择与定位等等，受访者无不从容答对，或厚积薄发，侃侃而谈，或深思熟虑，娓娓道来，可谓所涉甚广，所思甚精，真知灼见随处显现，妙语高言充塞其间，使人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

接。既有鲜为人知的史实披露,也有深藏蕴藉的内心自白;既有指点文坛、判断山河的锐利与大气,也有反省自我、检讨来路的冷静与苛刻;既有仁者乐山式的厚重与深沉,也有智者乐水式的空灵与飘逸。而且,风采各异,个性迥然。甚至面对同一个问题,不管是机锋闪烁的论辩,还是缄口不言的沉默,都同样可贵,都同样见出真性情,见出真品格,见我们熟悉的“那一个”——因为前者是一种自信,后者是一种坚守,春兰秋菊,各有高格。

毫无疑问,这是当下工商时代难得一见的、由众多优秀作家共同潜心酿制的精神醇酿。但话又说回来,在十几、二十年前的文学时代,如此佳酿恰难产生。试想文学时代文学当今,作家走红,当红作家个个年少成名,春风得意,心雄万丈,不是被编辑追得东躲西藏就是“被创新这只狗追得连停下来解小便的时间都没有”(黄子平语),谁还有功夫跟你坐而论道,对着几十个问题去回答“文学是什么”呢?于此一点,我是深知其不易。当年若能得到作家片言只语的“创作谈”便如获至宝,常常作“语录”引用,岂敢作洋洋万言的访谈想。此其一。其二,工商时代,文学边缘,作家相对寂寞,不仅有了时间,更有了心境,人到中年,成熟了,也开始有点怀旧了,也愿意梳理梳理思想的。与此相关的是,新时期文学已走过20个年头,经历了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文学生态环境的锐变之后,又跨入了新的世纪,其间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大凡过来人,想必感慨良多,亦欲一吐为快事。当其时,一个愿讲,一个想听,岂不一拍即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倒有些个羡慕石一龙了,他就是恰逢其时地做了这个聪明的听众。常言道,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此之谓也。

当然,说到这里,我还得感谢这些作家朋友们,他们并没

有因为“著名”就无视无名的后生小子石一龙,而是真诚、平等地接纳与认同了他,将“文学的秘密”与他分享,进而与大家分享。这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名家的风范,一种大家的襟怀,一种文学的本质的精神。这是石一龙的幸运,文学的幸运,也是我们大家的幸运。

因此,最后我们……军旅文学的创造者、研究者和爱好者们都得感谢石一龙,没有他这个机智的点子,就没有这个有价值的选题;没有他那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也就没有这么多军旅文坛虎将的聚集一堂;没有他那些充满智性与挑战性的问题,也就更不会有这么多精彩的“答问”。而石一龙能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成如此庞杂繁难的访谈并整理成书,就足以证明他的文学智慧与干才,以及他对文学的热情、执著与韧性。凭此两点,石一龙当得起四个字:后生可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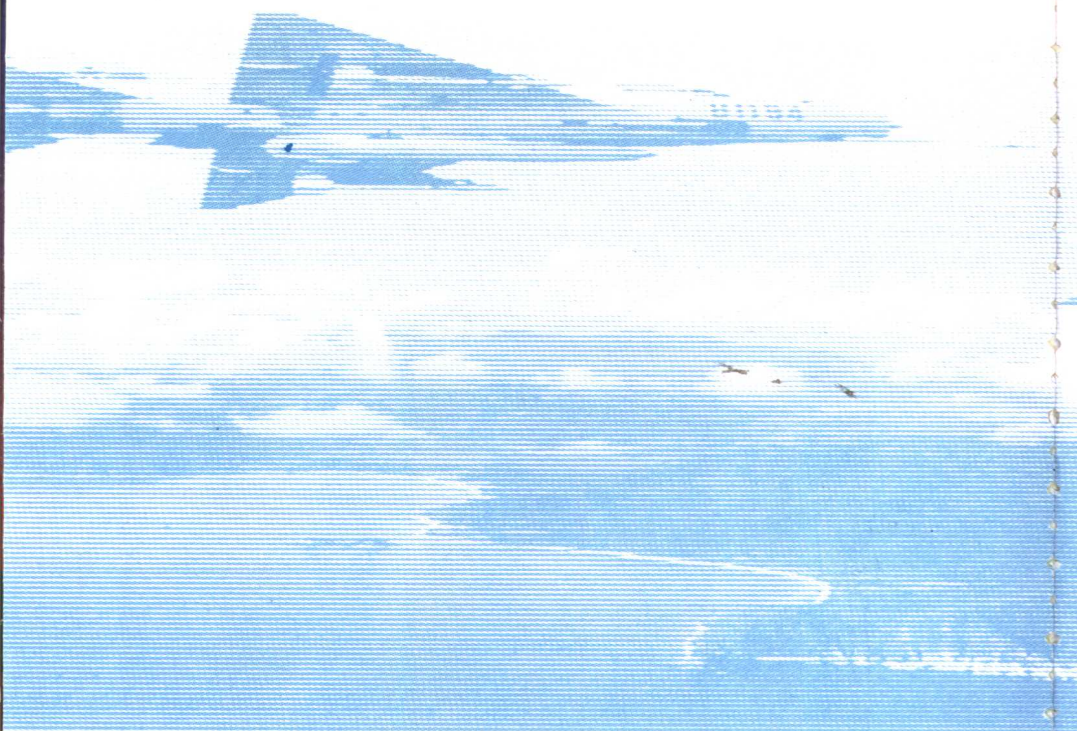
是为序。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一日

于京西黑白斋



石一龙，原名石龙。20世纪70年代生于安徽宿松县某河滨乡村，在家乡读完小学和中学。9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并创办主编《龙诗报》，高中毕业时文学特招失败后应征入伍至四川武警某部。90年代中期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作家班，主要从事评论和诗歌创作。毕业后调入解放军总装备部某部工作，在《十月》、《青年文学》、《解放军文艺》、《诗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各大报刊发表大量作品，著有诗集《邈风少年》、《不存在的遗忘》、《行旅苍茫》和评论集《苍茫深处》。现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



目
录

- 1 分享文学秘密的快乐(序) /朱向前
- 3 莫 言:写作时我是皇帝
- 43 朱苏进:与人共享一种隐痛
- 59 周 涛:羞涩与庄严
- 91 朱增泉:我心中充满了战斗的激情
- 103 阎连科:我的小说是我个人的良知
- 133 乔 良:拓荒或者叛逆
- 163 周大新:飞离与栖落
- 191 朱秀海:今天的作品同样出色
- 209 黄国荣:一个人的诞生
- 251 陈怀国:把小说重新还给大众
- 277 柳建伟:我最满意的是下一个
- 293 项小米:小说——语言之树



莫言简介

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高密东北乡。幼时在乡村小学读书，“文革”初起，即辍学回家务农。十八岁后，曾到棉花加工厂当过合同工。1976年应征入伍，1997年转业。先后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和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现在检察日报社工作。

在新时期文学 20 多年的历史中,莫言以他持久的耐力和丰沛繁茂的想像力,创作出数量惊人的作品。对这位前军旅作家,尽管多有责言,甚至毁誉参半,但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已经无法不与他遭遇。他超凡脱俗、卓然独立于小说家的行列,以汪洋恣肆、天马行空的气势塑造了他的行文风格。莫言的位置是无可替代的,他的作品描绘了一个个历史、传统、城乡纵横交错的炫丽空间,几近建构起一个深邃、辽阔、神奇而博大的文学世界。

在盛夏的一天下午,我来到莫言先生的寓所,对他进行了准备已久的访谈,他才思敏捷,语速飞快地回答我的一大堆问题。

从他的谈话里,我似乎领悟到了小说的部分真谛,莫言的访谈也会成为一个文本存于文学的世纪。你不妨用心去读一读,字里词间朴实而精灵,他的丰富想象与澎湃辗转的思索总是让人惊叹不已,你会读出其中的精华,沿着一条遥远的路,正通向我们的生命里的故乡、母亲、大自然。

莫言：写作时我是皇帝

我毫无疑问地选择幸福的童年

问：迄今为止，你已经出版了很多书了，在你的那么多作品中间，你自己最喜欢哪一部作品？

答：这是一个非常大众化的问题，回答过无数遍，确实很难说最喜欢哪一部作品。我从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到2001年已经20年了。这20年的创作过程大致可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代表作是《售棉大路》、《民间音乐》，这些作品虽然也受到了一些赞扬，但其实都是摹仿之作。但不能因为有摹仿的痕迹就彻底否定它，它还是表现了我在写作上的一点才华，或者说尽管有摹仿——客气地说是借鉴——，但还是有我自己的独特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个“描红”的阶段，也就没有后来的作品。

第二个阶段的代表作品应该是《透明的红萝卜》和《爆炸》。《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成名作，写于1984年冬，发表于1985年春天的《中国作家》。当时，冯牧先生主编《中国作家》，为这篇作品，该刊召开过一个规模很大的讨论会，连汪曾祺先生都与会说了不少赞扬的话。直到现在很多人还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作品，我不这么看。最近因为要

编一个集子,把过去的作品重读了一遍,我发现《透明的红萝卜》有一种朴素的、原始的东西。那时,说完全不懂文学夸张了一点,可以说几乎不懂文学。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我靠个人生活的累积和对艺术的直觉写出了这样的作品,所以它是朴素和浑然天成的。但不能因为这些理由就说它是最好的。譬如《爆炸》的沉重的痛苦,《枯河》的彻骨的悲凉,都是《透明的红萝卜》里所没有的。

第三个阶段应该以《红高粱》为始,这是我知名度最高的一部作品,在被改编成电影之前就很轰动。电影的得奖,又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红高粱》既然被那么多人津津乐道,应该是一部好作品了。

《红蝗》、《欢乐》这两个大中篇的发表应该是我创作的第四个阶段。随着这两部小说的发表,批评和辱骂就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最近编集子时,认真地读了它们,发现它们与《红高粱》有不一样的东西,现在的我,其实已经不可能再写出这样的作品了。

然后,进入了长篇小说创作的阶段:《红高粱家族》可以算作一部长篇,但在结构上乏善可陈。因为写的时候没想到要写成长篇,是先写了一个中篇,反响挺好。于是,一发而不可收,一篇接一篇地如法炮制,这也有刊物编辑部的原因。固然后来把它们组合成一个长篇来出版,但作为一个长篇的结构还是不成熟的,起码没有原创性。当时,这样的系列中篇拼成的长篇很多。记得《解放军文艺》在北太平庄曾经开过一次影响很大的会,当时有人在会上说:如果莫言一开始就把《红高粱》当成长篇来写,会产生石破天惊的效果,写成一个个的中篇,把力量稀释了,给人重复之感。他的意见很有道理,我自己也感到很惋惜。

《天堂蒜薹之歌》是受了一个真实事件的刺激而作，完全是出于一种义愤，出于对农民的一种同情，出于对下层生活的关注。当时我感觉到自己就是一个农民，虽然生活在城市，但骨子里还是农民。这部小说里有愤怒有情感，但在艺术上没有什么新东西。随后的《十三步》比较精致，一方面它是对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另一方面，在技术上做了一些探索。直到现在《十三步》也是我的一部登峰造极的作品，至今我也没有看到别的作家写得比《十三步》更复杂，我把汉语里面能够使用的人称或者视角都试验了一遍。

接下来就是《酒国》。这部小说发表以后没有什么反响，许多评论家根本就不知道我曾经写过这样一本书。后来是国外的一些汉学家开始关注这本书，然后把消息反馈回来，上海的几个年轻批评家组织了一个对谈，才使这本书的影响逐渐地扩大开来。《酒国》在结构上有它的独到之处，对多种文体进行了戏仿。

《酒国》之后我写过一些中短篇小说，然后就是闹得沸沸扬扬的《丰乳肥臀》。此书得了“大家文学奖”后，随即就被辱骂淹没。

转业之后创作的《红树林》最早是写的电视剧本，为了配合投资电视剧的出版社，才把电视剧本改编成小说，这是一种半商业行为，无可奈何。《红树林》作为一部长篇来讲后半部存在着大量的问题。

《檀香刑》是我受到正面赞誉最多的一部小说，包括民间语言、结构的特殊性等。我基本上把自己的创作道路给梳理了一遍，但你要我说最喜欢自己的哪部作品，我还是说不出来。

问：每一个作家都有一种经历，你可否讲讲你的成长经历，以及你的心路历程？

答：我的经历其实很简单。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朱向前先生曾经把军队的两类作家进行了分析。一类以朱苏进、周涛、乔良为代表的，出身于军人世家，从小在大院里长大，父辈、甚至祖辈都是军人出身。所以，他们对这支军队是非常了解的，从根上了解。后来，他们也当了兵，他们与军队、军营、军装的感情就像我跟土地、牛羊、庄稼的感情是一样的。另一类就是以我和李存葆为代表的出生于乡土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在农村长大，然后参军入伍，在部队里经过个人的奋斗，入党、提干、上学，慢慢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6 我想，这两类作家的经历似乎泾渭分明，但在属于自己的类里，却有很多共同性。朱苏进、乔良都是在军营大院里长大的，区别就在于北京的军营或是南京的军营，共同性很多。我跟李存葆、阎连科、周大新也有很多共同性，大家都是在很贫困的农村长大，区别无非是山东的农村还是河南的农村，我了解的他们也全了解。我的经历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他们的经历，这也决定我们创作的一些共同的方向。

但为什么我跟阎连科的作品、李存葆的作品、周大新的作品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呢？除了我们有共同点之外，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有一些特殊的东西。同样是出身在农村，出生在一个贫农、雇农家庭与出身在一个地主、富农家庭的孩子对农村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我家是一个上中农，处在贫农与富农之间的成份，几十年来，始终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现在世界发生了变化，但骨子里还有这种东西。所以说我的成长经历，跟部队的乡土作家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在解放后的中国,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金钱确实不是最重要的。当时,农村的姑娘找婆家,假如你是一个地主或富农家的小伙子,家里日子过得很好,房子也盖得很好,小伙子也长得很漂亮,但由于你出身不好,贫农家的姑娘就不愿意嫁给你。反过来,你是一个贫农的孩子,你的长相不好,父母也不会过日子,家里邋邋遢遢、破破烂烂,但完全可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对象。现在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在当时却是很正常的。

在这种社会环境里,我感受最强烈的就是家庭出身问题——家庭出身介于敌人和自己人之间所承受的压力。因为这种夹缝状态,也就造成了我们所受的家庭教育,就是要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做人,时刻不要忘记把自己的尾巴夹住,时刻在别人面前保持一种谦恭的、卑微的态度,能不说话尽量不说话,实在逼你说话时千万不要说得罪人的话,碰到什么不平的事情,千万不要充当第一个出头的人,这些都是保护自己的生存原则。中农家庭教育几乎都是这种东西。

我的天性在这种社会环境和家庭教育中受到了很大的压抑,我是一个喜欢说话,又具有极强模仿力、很好记忆力的孩子,别人讲的快板书我听一遍就能背诵出来。在这种环境里面,我个人的天性受到压制,本来还算聪明的头脑也因为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而白白地浪费了。肥沃的土地上,你不种庄稼自然要长野草,我的脑袋里就长满了野草。

再具体到家里面的情况,我家是一个比较大的农村家庭,我的父亲在旧社会读过几年私塾,在农村算是知识分子。父亲头脑中封建的意识很重,使这个家庭非常严谨和保守。我父亲和我叔叔成家以后,有了很多孩子,为了满足祖父母三